

中華書局影印  
新編  
古今圖書集成

南海出版公司



尋訪  
終南隱士

張劍峰／著

海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寻访终南隐士/张剑峰著. -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11.12

ISBN 978-7-5442-5503-5

I . ①寻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游记－作品集－中国－当代 IV 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125531号

**寻访终南隐士**

张剑峰 著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  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出 品 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www.readers.com.cn  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覃 敏  
特邀编辑 宋丽琴  
封面设计 古润文化  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印 刷 北京世艺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640毫米×960毫米 1/16  
印 张 18  
字 数 196千  
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 
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5503-5  
定 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## 推荐序

读了张剑峰的《寻访终南隐士》，有如影随行之感，仿佛沿着二十年前走过的路又重新走了一遍。然而，他却发现了很多我未曾目睹之事。二十年来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但那些山没有变，隐士们的生活没有变，中国人的内心也没有变。中国有很多张剑峰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，希望一直能有这样的人存在。非常感谢他以一种新鲜和开放的眼光带我重回这些大山。

比尔·波特

*Bill Porter*





云深不知处

本书图片，除已标明摄影者之外的其余图片，均为作者所摄。

# 目 录

前 言 月亮下一座隐士的山	1
第一章 一袭蓑衣上终南	9
第二章 云起山林	39
第三章 结庐终南	71
第四章 篪瓢之士	101
第五章 松风	157
第六章 封神榜上的山河	185
第七章 乌有之乡	223
后 记 染衣做白云，浑然忘归期	275

## 前 言 月亮下一座隐士的山

过渭河，穿过生长着麦子、玉米和水稻的田野向南，很容易找到一些山谷，那里长满蒲公英、蕨草、何首乌和灵芝。在那里，鸟在山谷中对唱，清丽的鸣声从这个山谷传到另一个山谷，它们在分享着内心的喜悦。

偶尔从山谷深处升起一缕青色的炊烟，炊烟下几间茅屋，一篱菊花，竹窗内几卷经书。隐士坐在泉水边的石头上或者松树下，笑谈着山色的变化，松针一样碧绿的泉水上几卷云升起来……

自古以来，在终南山这样的画面从来没有因为山外的变化而改变。

山中的采药人和修行者熟悉山风和一切野果子的味道，季节在岩石上显示着变化。当太阳在山谷上升起的时候，月亮就在另一边等待着，天空像覆盖在大地上的星图。

很多人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，进了山就再没有出现。因为这座山

的美德，选择隐居在这里的人们通过接近山而感受道德的存在，很少有哪座山像终南山这样厚重、博大、包容、神秘。在一些山谷，当我站在那些松树下的时候，往往迷惑起来，不知道究竟是在梦里还是现实。在一些人眼里，终南山的那一页页岩石就是一纸纸经书，等待有缘分的人阅读……

关于这座山，有人认为它西接昆仑，长万余里。俗云：“万里终南八百里秦岭。”《西域记》云：“终南山相属数千里未尝间断。其山为天下之祖，出异类之物，不可胜数”；《禹贡》称其为“终南、惇物”。道家的修行者认为，终南山西起昆仑、崆峒、太白、华山，南止武当，北到嵩山，西止蜀山。

终南山也称太一、太乙（《汉书》曰：太一山，古文以为终南）、太壹、南山、橘山、楚山、泰山、周南山、地肺山，在道教典籍中秦为大地的肺部，这或许也是无数隐士选择这座山的原因之一。

自古中国流行的一句贺寿的话：“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”

南山就是终南山，南山本来生长着一种不老松，也叫龙血树，它还有一个绰号叫不才树。这种树材质疏松，树身中空，枝杆上都是窟窿，既不能做栋梁，又不能当柴烧——点着后只冒烟不起火，樵夫们砍柴都不会选它们。不老松几百年才长成小树，几十年才开一次花。它们是目前这个世界上被发现的最长寿的树。或许最初深山里的修道人曾经从它们这里学习过长寿的秘诀。

唐朝的时候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终南山里的道宣律师在他的著作《道宣律师天人感通录》中记载了他与一费姓天人的对话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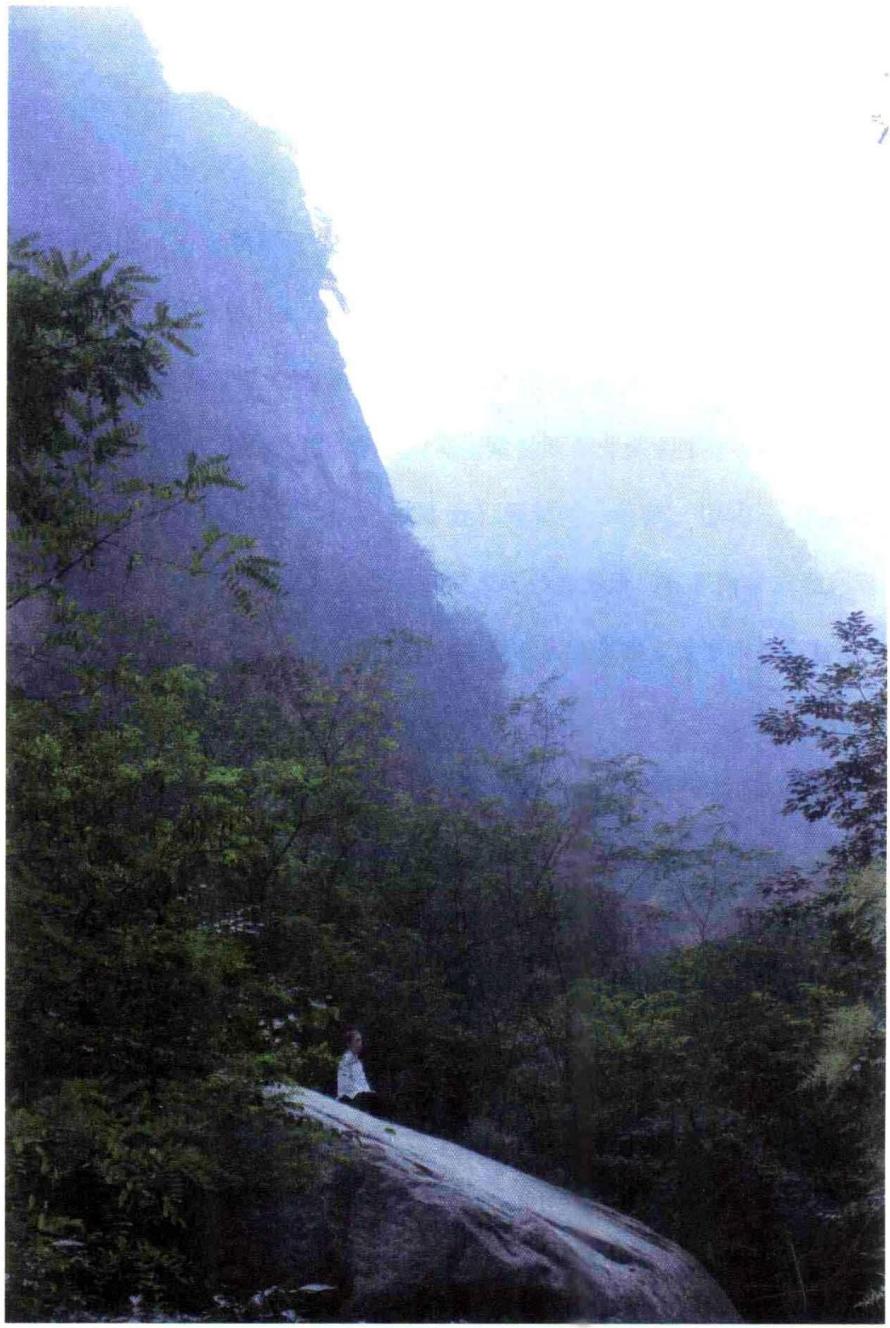
长安城南二十里，沙河（渭河）南五十里青山（终南山）北四十里有  
仓颉造字台，此台为迦叶佛讲经三会道场。台下有迦叶佛舍利。

今终南、太白、太华皆有圣人，为住佛法处处有之，人有供设必须预请，  
七日已以前，在静室内，安置坛座，烧香列疏，闭户祈求，无不感应。至时  
来赴。

终南库藏圣迹，都是迦叶佛末法时经像所藏的处所，今现有十三圆觉  
菩萨在山谷内守护，每逢腊月，空中有天鼓响。

一位住山的修行人说，在中国的大地上分布着很多山，比如终南山  
及佛、道的四大名山福天洞地，你不知道它们已经经历过多少大劫了。  
当劫难降临的时候，它们因为圣人的力量的加持而独立存在，比如五台  
山的石头用手都可以揉碎，它们存在得太久了，快风化了。

解放前，一个修行者因为听说“八百罗汉吼秦岭，三千衲子住终南”，  
想上终南山寻访罗汉，在一个山谷的断壁上他看到有一个洞穴，一位老  
翁坐在洞前晒太阳。悬崖陡峭没有路径，他想住在山洞里的必定不是凡  
人。于是他恳请老翁允许进洞参观，老翁问了他几个话头，这位修行者  
低头苦思，再抬头看时，发现洞口已经不见了，原先的地方，只长着一  
棵松树。



卧龙寺如诚老和尚说，多年前终南山下的村子里有位村民，见山中下来一位银须银发老僧站在山下环山公路边，看着路上穿梭的汽车问村民，这路上是什么东西跑得那么快？村民告诉他这是汽车。老僧听后又转身进山了。

多年以前山下来了一位老者，背了一袋核桃向山民换布，他的衣服破烂得勉强可以当裙子穿。村民好奇地问他在山中住了多少年了，老者说在山中不知道年月，他住的山洞里收了两只黑熊为皈依弟子，冬天的时候左右各卧一只依偎着过冬。

当我在城市中行走时，在心的某个方向，那些山间的云岚袅袅升起来，让我以为那蔚蓝的山林就是故乡。我行走的时候一抬头就看见了天上的月亮，它们是我和隐士们共同拥有的。

云的故乡在蔚蓝的山林，它们是隐士的侍者，它们时时在我的梦边吟唱，捎来山中的消息，明月入林，苔痕上树，风来无形。

在金台观，等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，那个传说中的隐仙张三丰吃完饭留下的一只空碗，在那里已经五百多年了。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回来过，据说他后来又出现在其他山上。我总认为他只是云游去了，我们只不过与他擦肩而过，有耐心的话等等他或许就回来了。

在老子墓前，我们遇到几位老人在谈论道，一位老居士说现在的社会修的是商道，没有人愿意再修大道。他指引我们去拜访另一位隐士。在树荫下坐着几位老人、不知名的花香罩住了我。这位隐士问我，你要问些什么问题，修行是一辈子的事，我老了不方便说什么，我正在努力

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器，那样才能承载大道。这些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我住在这里已经很多年了，我所做到的只是让自己先能静下来，外界的烦劳不能侵扰，自己也不制造烦恼，我现在做的只是这些。你所要找的道都在自己心里，我们从那里开始流浪，最终还要回到那里去才能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。

我本来想问他住在山中多年得到了些什么，但又放弃了。得到的或许只有隐士们自己知道，或许本无所得，我们总习惯了加法而没有去减淡自己，而隐中真味，那些满目的清风知道，碧水知道，也或许隐的只是我们的真性。

在山中我遇到一位农夫，我和他讨论关于隐士的话题。

他说，你看这满山的清风，它们在隐却也没有隐，它们就在那里，哪里有终极的隐士呢？许由不想做禹的继承者，跑到山里在河边洗耳朵。巢父在河边饮牛，巢父问，你干吗只洗耳朵？许由说，我嫌他们的话弄脏了我的耳朵。巢父不屑地说，这溪水都被你弄脏了，既然如此当初你为何要让他们找见？可是我们即使隐了身体也没办法彻底斩断与外界精神上的相通，隐和不隐就像白天和黑夜，一切行云流水一样自在。

传说有人曾经几次看到黄河水清了又浊。黄河水几万年才清澈一次，黄河水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哪里，但是那些始终隐藏在山泽中的人也许看得到。

有一人一生隐居林泉不入市井半步，他们舍弃了红尘，直接归于生命的终极。对于他们所拥有的秘密我们从来都是那个在烂柯山中观看下棋的人。有人说其实从来就没有真的隐士。能被人见到并称为隐士的，只

是做了一件想隐的事。一位隐者说何为隐，就是我站在你对面你永远不知道我是谁。

另一位西方学者二十多年来保持着两年上一次终南山的习惯，别人问他为何迷恋这座山，这位学者说，这山有德行，中国人比喻那些德行高尚的人为龙，龙大可以翻江倒海，腾云驾雾，小可以藏之于芥子。隐士是东方的龙，他们有龙的德性。三国时期，诸葛亮隐居南阳，人们将他称为卧龙先生，将那个山冈称为卧龙岗；唐朝的时候长安城里有僧人终日高卧，人们将那个寺院称为卧龙寺。

进山可以保养先天真性，入的山来便学呆，在那些隐士面前我经常忘记要问的问题。与他们一起学会了沉入静谧，几声鸟鸣，一缕山风，人的语言已经多余了。琴也可以不要，山岚之中自有天籁，万物都在讲法。道家说，一个人只能听到雷声，他一定是个聋子；只看见五光十色，他一定是个瞎子。在山中我们先找到自己，找到先天的真性，山是最好的老师，只向它们学习就足够了。

我一直在山上做一个樵夫梦，山中的泉水从五千年以前流过来，我是河边行走的路人，山中岁月如长沟流月，当月亮升起来，终南山的大小百千山谷里的百千河流映着百千明月；当清晨的山岚升起来，我只想做一块石头或者一棵树在那里安静下来。

某个黄昏，我坐在群山中的某个孤峰上看霜桥鸟迹，水流花深。云朵们不在天上，它们喜欢从山岩间升起来，所有上山的路都看不清了。

山色在碧绿和淡蓝之间变化着，有时白云展开在树梢上像宣纸，如果李白没有随谢公飞去，一定会在上面题写诗句。

风入林间弹琴，月上山冈鸟归。我眼无所看、耳无所听，心中涌动起一位中国早期隐士的诗句：

柴门虽设未尝关，闲看幽禽自往还。

尺璧易求千丈石，黄金难买一生闲。

雪消晓嶂闻寒瀑，叶落秋林见远山。

古柏烟消清昼永，是非不到白云间。